

爱在天地间



童心送祝福

我们的星辰大海

四川省简阳中学高一5班 陈美好

在抓不住的美好面前,幸好我们没有装作万事顺遂的模样。

——题记

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个新年不再像往日一样热闹,像是斑驳的黑影掩盖了耀眼的光芒;又像是宣布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响,整个国家为此奔忙,很冷、很凉。

打开手机,看着一条条不断更新的消息,无线电波那边连接着的却是一份份温柔——钟南山院士赶赴武汉疫区;全国各地医务人员相继奔赴战疫前线;医生家长对孩子说:“妈妈去打怪兽了,很快就回来。”;孩子说:“看,爸爸在电视上。”;丈夫对护士妻子说:“你平安回来,我包一年家务。”;隔离窗那头说:“放心吧,挺好的。”;一个隔空的拥抱;一段留在原地远远望去的目光……我们在一起守望着晨曦,传递着爱心,当天沉下来的时候,天使燃烧成点亮黑夜的一缕星光;一次次逆行,都守护着这片大地,心和心都连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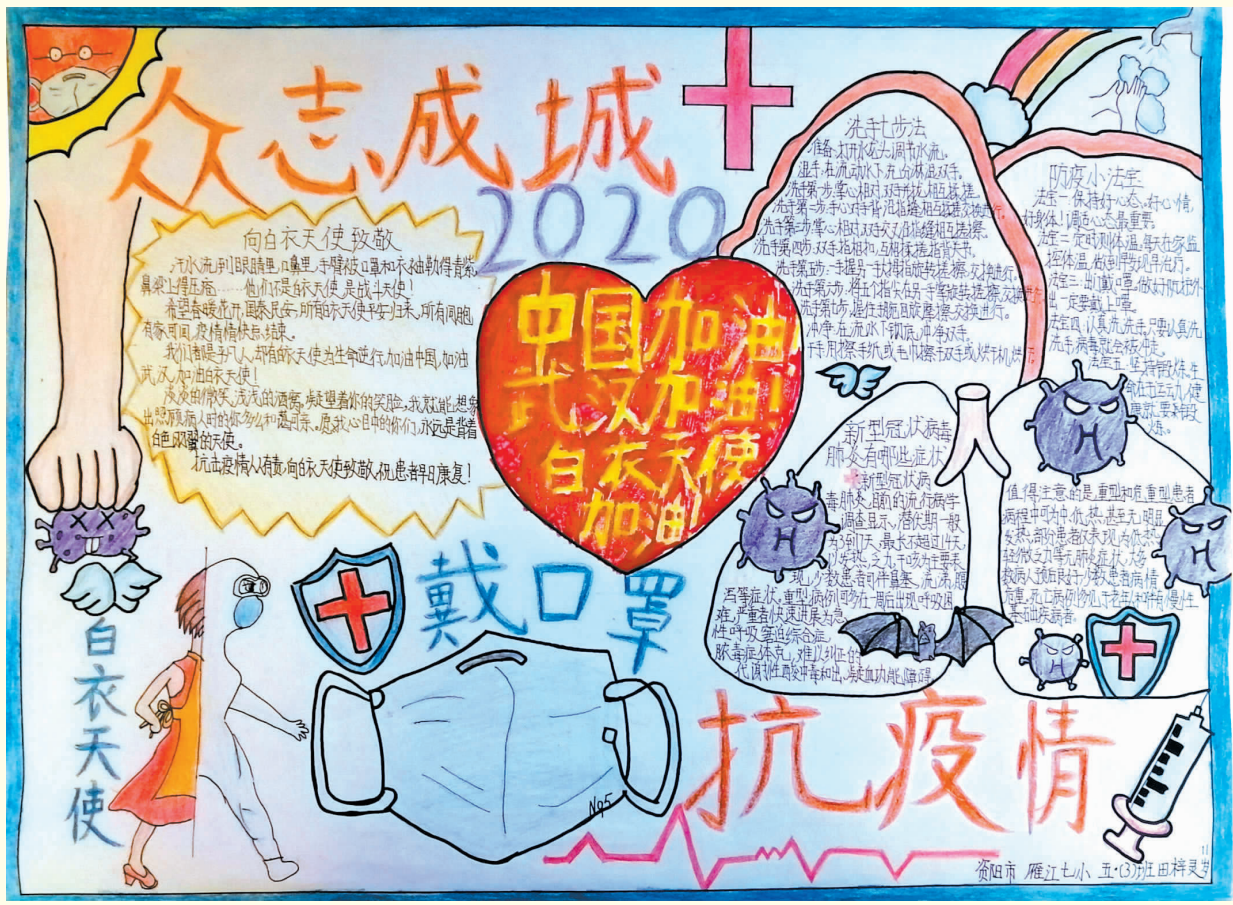
感谢奋战的医务人员。你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,挽着热干面、武昌鱼,盼着珞珈樱花覆满路,也耳听阵阵春风传

满腹。醒来,发现这一切都是梦境,你们换了身衣服救治病人,你们还得检查各个患者的健康状况,还得背上沉重的呼吸机来回奔忙。但你们总是微笑,可笑意不达眼底便散了踪迹。可我们知道每个微笑的背后都有一个疲倦的哈欠。你们,是否在等一场潮落又潮起,那份等待湮灭了余晖?是不是在堆积思念,那份思念早已溢满了酒杯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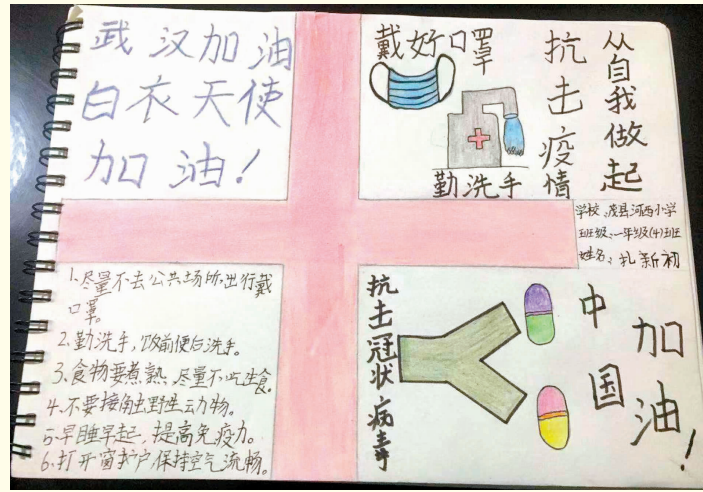
此时的我只能待在家里,总想着要做更多的事,却只懂得一些皮毛。这让我更加明白: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基础,我们必须学好科学。而科学的永恒性就在于坚持不懈地寻求之中,科学就其容量而言,是不枯竭的,就其目标而言,是永远不可企及的。但科学也是不公道的,如果不提出十个问题,那么可能就不能解决一个问题。关于这次疫情,也必须从科学理论出发来解决问题,只有将知识镶嵌入思维,才能将力量贯穿于行动。同时,科学也是使人的精神变得勇敢的最好途径,也正因为有了科学,攻克生物工程才能有目标、有方向,战胜疫情才能不莽撞、不慌张。现在,我们能做的只有不断学习;不断吸收知识;不断丰富视野;不断地去挑战、去实践。只有这样,才能在面对挑战时发挥自我价值。

纵使阴霾压城,但是希望不绝,我们对于未来的美好希冀也从未湮灭。面对疫情,我们用爱与坚守铸就城墙,这一切,总会好的。让我们在一起,守望明日之晨曦,静待下一季花开。

众志成城抗疫情



贵阳市雁江区第七小学五年级(3)班 田梓灵



茂县河西小学校1.4班 扎新初

我来了!

张新渝

我是中医药,与病魔搏斗了数百年,与瘟疫奋战了几千年。护华夏昌盛,保苍生康安。我的理论写在《内经》里,我的运用写进了《伤寒》。历代丰富多进步,二吴叶桂更发展。历代的瘟疫我不躲避,现代的瘟疫我没有旁观。乙脑流行我出过力,非典肆虐我流过汗。效果不错,成绩斐然。面对这次新冠的猖獗,我岂能任它肆无忌惮。我是中医药,我来了!正气抗毒是本能,扶助正气是关键。邪之所凑皆正虚,正气存内邪不干。驱动自身正气抗病毒,激发机体潜力斗顽敌。气血阴阳各不一,益养滋壮具体辨。这是我的法宝,这是我的理念。邪气致病把正伤,祛邪截病把敌歼。退烧除湿散寒宣降肺,寒热温清补泻仔细辨。这是我的专长,这是我的特点。中医西医各有特色,相互携手并肩作战,双方优势皆发挥,新冠恶魔早完蛋。我是中医药,ko我来了!(作者系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)

华西,齐鲁,相遇天河机场

谭楷

从成都飞向风暴的中心

2月7日下午5时30分,从成都起飞的专机,搭载着第三批赴武汉的131名四川大学华西医疗队成员,准时到达天河机场。飞机滑行时,肾脏内科医生苟慎菊想起了送别时,被她戏称为“我家的二货先生”的丈夫说:“如果没得那个肺炎,我们就是要去新加坡,吹马六甲海峡的海风去了;这会儿改变了计划,你要改签风暴中心去了。”苟慎菊想给“二货先生”说:“风暴的中心是安静的,安静得可怕。”昔日车水马龙,机声轰鸣的天河国际机场,条条廊道,不见人影;商铺食店,关门闭户;长长的楼梯,寂寞空转;只有电子时钟,依然在跳动。偌大的钢铁构件,让人仰视的穹顶,恢宏的建筑物竟空空荡荡,无声无息。苟慎菊注意到,队友们都把普通口罩换成了N95口罩,有人调整了口罩带,还紧了紧口罩。大家都明白——死神就在眼前,决战即将打响!

这是与凶残的新冠肺炎厮杀得难解难分的武汉,封城之后15天的武汉。来自全国的白衣战士,被誉为“最美的逆行者”。前仆后继,一直在往前冲。华西医院岂能落后?1月25日,四川省医疗队100人,包括华西医院第一批25名医护人员奔赴武汉;2月2日,华西医院第二批14名医护人员奔赴武汉……

医师基鹏的“战地笔记”,不断回

答四川大后方的同事们提出的各种问题。

“安全吗?”基鹏无法详细回答。每一位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,首先得学习保护好自己。繁复细致的消毒,其严格是空前的。但是,谁能保证绝对的安全呢?

“累吗?”武汉的医护人员,靠墙站着也能打个盹。防护服不断熬出汗水,脚踩鞋底,就像踩着一块滑溜溜的黄油。一天下来,脱下防护服,内衣内裤到外套,全湿透了!能不累吗?

“抑郁吗?”抑郁二字,面对着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,也许有些轻佻了!队员张耀之,大年三十才给最爱的外婆告别,不几天就收到外婆突然病故的噩耗。她只能呆在那里,承受一次“电击”,而无法停下工作,她只能面向成都方向,默默道一声:“外婆,你一路走好!”她不能哭,她没有时间哭!

元宵前夕,战斗依然惨烈。国家给华西医院下达了重要任务——10天之内完成20间负压ICUB隔离病房的改造;增派第三批131名医护人员急赴武汉,参加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。

131人,在天河国际机场,显得那么微小,那么孤寂。苟慎菊盯了一眼手机,哗!祝福的话语爆满——远远近近,那么多朋友喷涌而出!竟会有那么多人为我祝福!

启德堂前的宣誓

临床医学8年制学生王钝创作

了一首送行的歌曲:

“不管外界的环境怎样,我们都将永远铭记披上白衣时庄严肃出的誓言,直面病魔披荆斩棘。在黑暗的时刻,也许光不能照在我们身上,我们可以成为光本身……”

2月7日下午3时,在百年老校的启德堂,即第八教学楼前,响起了气壮山河的宣誓声。131名赴武汉医疗队队员,在李为民院长的带领下,齐声诵读医学生誓言。苟慎菊伫立在宣誓者中,感觉自己声音哽咽,但拳头握得很紧,很紧!

国内国外,数万华西学子,亿万观众看到了中西合璧的启德堂,长长的飞檐,金碧辉煌的“华西临床医学院”招牌下,激动人心的场面。启德堂正门前有三层石阶,石阶中心是汉白玉雕刻的太极图和西方医学的标志蛇杖图。它象征着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与交融。

早在上世纪30年代,便有“北协和”(北京协和医院)、“南湘雅”(长沙湘雅医学院)、“东齐鲁”(齐鲁大学医学院)、“西华西”之说。1937年,抗战爆发,先后有齐鲁大学、金陵大学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、燕京大学内迁华西坝,形成了大师云集,精英荟萃,“五大学”联合办学的盛况。琅琅书声,回应了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;华西坝延续着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根脉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齐鲁与华西,在抗战时组建了联合医院。救死扶伤,在极其困难的烽火岁月,两校的附属医院都得到了很大发展。

据统计,抗战期间,“五大学”先后有800名学子投笔从戎。他们分别成为飞虎队员、爆破专家、盟军翻译、前线军医,等等——志德堂这座老教学楼,见证了一次次生离死别,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。

百年老校,留下了什么?除了气势恢宏的国家级历史建筑群,还有前辈留下的精神,潜移默化影响着后人。有人说:当你迷惘时,请到解剖楼去看看。那里躺着近20名著名教授、护理专家。他们用行动,明确告诉后人,医学,是穷其一生也做不够的伟大事业,我们死后,希望我们的遗体继续为医学作贡献。

宣誓之后,苟慎菊和同伴们在启德堂,“华西临床医学院”的金匾下合影留念。她在这里读了7年临床,后来又又在北大拿下博士学位。可以说,这一栋老楼,以及楼前那一条入秋后金叶铺满的大道,洒满了她的足迹。

上车了。亲人和朋友们,频频招手,泪眼相望。

车上,同行的队员,有医术精湛的教授,有不同科室的技术骨干,有经验丰富的护理高手,有身怀绝技的技师。同时,他们是爸爸、妈妈、儿子、女儿,每个幸福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。

上午,苟慎菊去跟儿子告别。听说妈妈“要走半个月”,四岁的儿子紧紧抱着苟慎菊流泪。滴滴泪水落在妈妈颈窝里,滚烫滚烫。

相隔83年后的呼喊

华西医疗队空降天河机场时,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赴武汉医疗队也到达了天河机场。

这是齐鲁医学院派出的第四支医疗队,也是131人。身穿蓝灰色套装的队员们,个个信心满满,精气旺盛。那份自信,来自个个业务娴熟,目标明确,也来自“齐鲁医学院”这面辉煌大旗赋予的光荣感。

诞生于1864年的齐鲁大学,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学。有著名教授老舍、顾颉刚、钱穆、胡厚宣、侯宝璋、陈耀南等。被誉为“中国北方第一大学”。1937年,七七事变后,学校惶惶内迁到华西坝。一本《齐鲁校友沧桑录》,记下了齐鲁师生,通过沦陷区,历经艰险来到成都的故事。

有一条溯水而上的木船,载着十几名齐鲁师生,来到成都水东门,由于涨洪水,船老是靠不了岸。迎接他们的华西学子,拼命喊“齐鲁,加油!”一边套上纤绳,帮助拉船;船上的齐鲁师生,帮助船工一齐摇桨,拼命喊:“华西,加油!”在岸上船上一片“加油”声中,木船终于靠了岸。

往事如烟,散淡于历史的天空。83年过去了,无论是“华西”还是“齐鲁”,说到彼此,有一种不可言状的亲切感。

齐鲁医疗队的队员们一下飞机,也觉得偌大个机场,实在冷清得瘁人!当大家在给家中发平安短信时,血液科的崔先泉医师发现了不远处,行进着一支队伍。他猜想,那边也可能是一支医疗队吧?

两只队伍,越走越近,隔着几十米宽的廊道了。

有人在喊:“喂,你们是哪儿的?”“我们是齐鲁医院的!”“我们是华西医院的!”

哦,齐鲁的,华西的。83年前,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,“齐鲁”与“华西”相拥华西坝,共赴国难;83年后,“齐鲁”与“华西”,会师天河机场,共战瘟疫。

听,131人的华西医疗队,以滚滚川江的涛声在喊:“齐鲁,加油!”

听,131人的齐鲁医疗队,以巍巍泰山的气魄在喊:“华西,加油!”

苟慎菊对笔者说,我们喊得热血沸腾,热泪盈眶,整个大厅如春雷轰鸣,如山呼海啸!

感谢崔先泉医师,用手机拍下了“山川相遇”的瞬间,几十秒视频,一夜间点击量上亿。网上评:“北协和”“南湘雅”“东齐鲁”“西华西”全出手了,这是“王炸”!

武汉必胜,中国必胜!

急草于2020年3月1日星期日凌晨4:02

(作者系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,作家、编审,曾任《科幻世界》杂志总编辑。)